

以書為引 觀察香港 導賞團「穿閱」灣仔

記憶中的灣仔，高樓大廈林立，人群往來川流不息。總是搭地鐵或巴士快速經過，卻從未細細欣賞過它獨特的建築古蹟和社區文化，也未曾停下來，跟隨電車悠閒漫遊。今次有幸跟隨「新閱會」舉辦的「穿閱·香港」文化導賞團，同一班來自深水埗、長沙灣等區基層家庭的，甚少來到港島區的高小學生一起，在皇后像廣場坐上「叮叮車」出發，以有趣的視角探索灣仔，認識香港。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



郭家麒根據書中內容介紹日、月、星街。

導賞團根據「年輕作家創作比賽」得獎者郭家麒的《日月星傳》及沈樂詩的《盧押道20號》筆下所描述的灣仔，設計出獨特特色的路線，由太古廣場第三期開始，依次去到永豐街土地公廟、聖母聖衣堂、日、月、星三條特色街道，再經盧押道、船街、合和中心、石水渠街、藍屋、北帝廟等。而「活現香港」創辦人、此次活動的導賞員祁凱達 (Haider Kikabhoj)，因嫻熟在灣仔生活的緣故，對灣仔有着特別的感情，他在書中獲得靈感啟發，將各種有趣的故事融入導賞團講解中，帶領大家以尋寶的心態「穿閱」灣仔各個景點。

從日月星街到藍屋

見識到太古廣場第三期入口處的大型佛像壁畫和參天古樹，又於永豐街盡頭的一條巷子內找到那個見證歷史更迭、深受人們信奉的土地公公，隨後從繁華的灣仔皇后大道轉進日、月、星三條街道，彷彿瞬間躍進了一個新天地——那裡有默默堅守着老香港風情的茶餐廳、小舖及唐樓，亦有時尚型格、充滿藝術氣息的新潮店舖，配合大規模的社區美化計劃，猶如將香港不同時代、不同角度的面貌濃縮於小小的街區。然而發展的步伐實在太過急速，住客和商戶循環遷進、遷出，舊日的痕跡無聲地被歲月及新事物洗刷，無處追尋。故從事藝術及設計創作的郭家麒，在居住於月街期間，以居民的角度，用畫筆把所見所感、一些即將消逝或已經消逝的人、事和物，一一留在紙上，他說：「我是以純粹的角度記載身邊的事，作的不是旅遊書，而是一本有思想的人情書。」

日、月、星街有郭家麒從小吃到的「社區大哥」德如茶餐廳，有日日餵流浪貓的「紙皮婆婆」，還有一班「日月星Look」的舊街坊和親密的狗夥伴們，但多年深厚的感情卻抵不過貴租，現已搬離灣仔區的他表示：「在大時代的沖洗下，跟資本主義浪潮隨波逐流也是無可奈何，只是希望在社區保育方面，可以做到『留屋留人』，而不是只做表面功夫，藍屋是一個很好的正面例子。」離開，又未必是壞事，郭家麒已開始着手描繪香港另一區的面貌了。

藍屋位於灣仔石水渠街，現被列為香港一級歷史建築，地下更有一間「香港故事館」。1990年代，當政府準備為這座唐樓外牆塗上油漆時，物料庫卻只剩下水務署常用的藍色油漆，於是整座屋便被塗成了藍色，後來又有了附近的黃屋與橙屋。

有人的地方都有故事

此次活動的導賞員祁凱達專職研究香港的建築歷史，他認為口述歷史非常重要，「要全面地了解歷史，只靠看書難免枯燥，同街坊聊天獲取的則是些真假難辨的碎片訊息，要將從兩個渠道得到的信息匯總在一起，才足夠全面。」為何以故事敘述歷史？祁凱達說：「有人的地方都有故事。我從小聽故事長大，每次都有新的發現，從不會覺得悶。但現時的家庭普遍都是各個都在做自己的事情，關係較之前更加疏離，而講故事則是維繫家庭關係的方法之一。」

在祁凱達心中，港島區有其特別之處，無論是地勢地貌，還是風土人情，都格外吸引，「有些國家和地區會將新舊城區完全劃分開來，但港島區不同，它變的東西太多又太快，所以新舊交替和對比完全呈現，可以說它很和諧，也可以說它存在着衝突。但我個人很喜歡這種什麼都有的『大雜燴』方式，使這個城市更加豐富多彩。」

導賞活動以書為引，同時推薦了一些灣仔背景的新書，幾位學生均表示活動後有興趣閱讀。活動組織方代表陳晶晶認為：「活動多故事和文化內容，更鼓勵學生帶家長一起參加，以生動形式鼓勵大家共同閱讀。」在祁凱達心裡，這次導賞活動更像是對學生們的美學訓練，「使他們更細心、更溫柔地去觀察這個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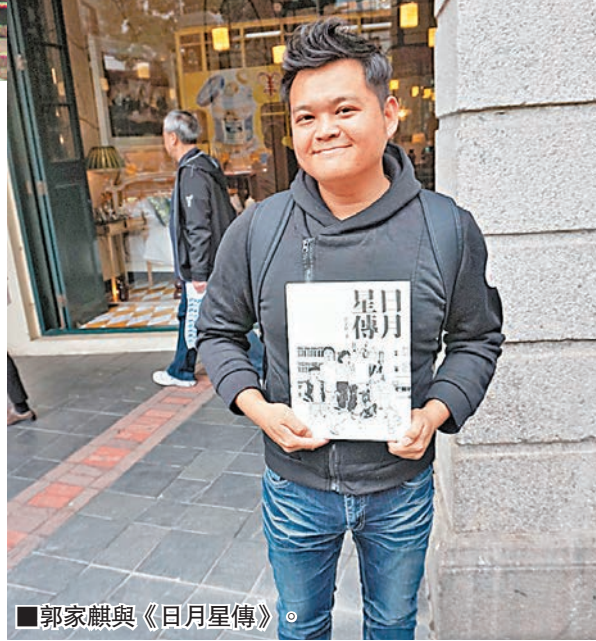


眾人在灣仔街道合影。



藍屋

藍屋位於灣仔石水渠街，現被列為香港一級歷史建築，地下更有一間「香港故事館」。1990年代，當政府準備為這座唐樓外牆塗上油漆時，物料庫卻只剩下水務署常用的藍色油漆，於是整座屋便被塗成了藍色，後來又有了附近的黃屋與橙屋。



郭家麒與《日月星傳》。



祁凱達講述藍屋的故事。



導賞員祁凱達介紹土地公小廟。

內蒙古發現 新石器時期祭祀火神彩繪岩畫

新華社電 中國岩畫研究人員近日在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發現一處新石器時期祭祀火神儀式彩繪岩畫。專家表示，這幅岩畫分新石器中期和晚期繪成，繪製時間相距1,000多年，在中國極為罕見，為研究中國乃至世界祭祀火神(灶神)的起源、演變和發展提供了一手資料。

內蒙古師範大學鴻德學院中國北方岩畫研究所岩畫專家吳甲才接受採訪時說，這幅岩畫位於赤峰市巴林右旗馬鬃山馬牙石上，用紅赭石做染料繪製而成，岩畫高1.5米、寬1.2米，記載着史前人類祭祀火神儀式盛大場面。

吳甲才介紹說，這幅彩繪岩畫是分層繪製的，經過反覆研究比對發現，第一層繪製的岩畫大約在興隆洼至趙寶溝文化時期，距今至少7,000年，以「外輪廓大寫意」技法為主，畫面突出表現出新石器中期祭祀火神的盛大場面：火神在左下，祭祀者守在熊熊烈火前，似乎祈求着什麼。後面繪有拿着弓箭的武士，像是保障部族首領正常開展祭祀活動，避免野生動物侵擾。此外，還有「人要弄火球」的畫面，可能是巫師作法，祈禱人溝通火神、天地與人，祈求族群興旺。

他說，岩畫第二層繪有多個可辨的符號，部分專家將其初步釋義為：參加祭祀的部族首領身後有一人左手握舉捆綁在木棍之上的玉鉞或玉斧，這應是部族徽。同時，部族首領身上有4個形態各異的「人」字符號，胸前有一個類似「土、田」字的符號，初步判斷這5個符號代表五方神符，是後來「金木水火土」五行之說的雛形，為此後本土原始宗教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百件秦代封泥珍品 亮相西安

中新社電 包括「右丞相印」、「廷尉之印」等一級文物在內的100件秦代封泥珍品，日前亮相西安中國書法藝術博物館。



參觀者觀賞封泥珍品

封泥是中國古代信函書封的實物遺存，秦漢時期廣泛使用，形式類似於西方的火漆。秦代封泥被文物考古界譽為「秦代文書封緘制度的結晶」、「秦朝中央檔案館」。

文物鑒定專家馬驥說，秦代歷史較短，關於秦代的傳統文獻也非常有限。在這些秦代的封泥中發現的前所未聞的一些官職、地名等內容信息，對於還原秦代歷史、研究秦代文化具有重要作用。

此次公開亮相的一批秦代封泥，出土自位於西安市北郊的漢長安城遺址。其中，最高級別的封泥為「右丞相印」、「左丞相印」。

「等級文物鑒定有嚴格的要求，必須根據『真善美、少而精』等標準充分考慮。」陝西省文物鑒定研究中心主任尹夏清告訴記者，經過專家組分析歷史、科學、藝術等方面的價值，這批封泥中的「右丞相印」、「廷尉之印」、「泗川太守」等5件被確定為一級文物，「漢陵禁丞」、「內史之印」、「蜀左織官」等15件為二級文物。

這些秦代封泥勾勒出了秦代官僚機構的網絡圖，涉及「三公九卿」制度及一些當時的主要官職。同時，揭示一批鮮為人知的亭里郡縣、宮殿苑囿的名稱，為研究秦代官印風貌及其模式提供了資料。

「封泥和印章互為表裡，封泥是因為印章而產生的。」馬驥認為，封泥在中國古代主要是用來封護簡牘文書、封物的，並不容易保存。它之所以珍貴，是因為封泥裡含有非常豐富的歷史文化信息，反映了印章上的文字，有官職、地名等內容，也具有篆刻、書法等藝術價值。

「非遺」赫哲族伊瑪堪藝人：傳承一刻不能停

新華社電 作為世界「非遺」赫哲族伊瑪堪的國家級傳承人，79歲老人吳明新沒有在家賦閒，而是享受着忙碌而充實的生活。除了參與演出、文化研討會和教材編修，他每週還要到佳木斯教其赫哲族新村授兩課，還要為小學生們講授赫哲文化。在忙碌中，這位古稀老人樂此不疲，他笑着說：「愛好文化的人都年輕。」



赫哲族伊瑪堪說唱藝人

據了解，伊瑪堪是中國東北地區赫哲族獨特的說唱藝術，2011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目前，人們對伊瑪堪知之甚少，這門藝術面臨傳承與發展的困境。和吳明新一樣，很多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者正試圖改變這一現狀。近日這些保護者們將伊瑪堪新劇目首次與皮影戲相結合，並打算把這部新劇帶進社區、學校等場所，讓更多人對伊瑪堪增進了解。因為了解薪火相傳對文化的促進作用，吳明新專注於向年輕人傳道授業。10年裡，已有200多人跟他學習過伊瑪堪，其中有十分之一的學員是漢族。這些培訓課程不收取學費，受到文化部門和當地政府的支持。與此同時，吳明新經常重溫前輩赫哲人留下的伊瑪堪錄音資料，並與其他傳承人進行交流。他說，作為傳承人，就是要「不斷學、不斷教」，才能讓這門藝術不失傳。

作為赫哲族伊瑪堪傳承人，64歲的尤文鳳經常用赫哲語與吳明新進行交流。對於伊瑪堪，她也十分癡迷。即便是在旅途中，她也要隨身帶着伊瑪堪資料進行譯編，隨時為教學作準備。在尤文鳳看來，對伊瑪堪的傳承，「一時不能閒着，一刻不能停」。目前，她有20多個赫哲族場所，她的目標是盡快讓這些學生達到和自己一樣的水準。「像我這個年齡的人，還看到過以前赫哲人打獵、捕魚的場景，我要很用心地把這個民族的民俗生活納入到伊瑪堪中才行。」尤文鳳說，一個民族留下特色文化實屬不易，她想為古老的伊瑪堪貢獻自己的力量。

世居中國東北地區的赫哲族是中國人口最少的民族之一，曾以捕魚狩獵為生，有語言無文字，歷史上以伊瑪堪這種近似民族史詩的口頭說唱藝術記錄民族歷史。隨着生活方式的改變，與其他民族的融合，如今當地50歲以下的赫哲族人已很少會說赫哲語、會唱伊瑪堪。